

王強 主編

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

28



廣陵書社

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
28



廣陵書社

第二十八冊

德國史略	斯提腓博士 著 魏以新 譯 民國二十八年 中德學會	一
俄國史	何漢文 著 民國二十八年 商務印書館	一六五

中德文化禁書

德國史略

斯提腓著
魏以新譯

德 國 史 略

VOM VOLKSSTAMM ZUM VOLKSSTAAT

Ein Überblick über den politischen Werdegang der Deutschen

斯提腓博士著

魏以新譯

von

Friedrich Stieve

übersetzt von Wei I-hsin

中 德 學 會 編

中德文化叢書之十

DEUTSCHLAND - INSTITUT

Peiping

Schriftenreihe Band 10

1939

譯者序

本書著者斯提腓博士 (Friedrich Stieve 1884-) 爲德國外交部文化政治司司長，關於外交及歷史方面著作甚富，尤好歷史。是書于一九三七年出版，略述德國歷史大要，至一九三六年爲止，原名『從部落到民國——德國政治發展概要』 (Vom Volksstamm zum Volkstaat Ein Überblick über den politischen Werdegang der Deutschen) 直譯似嫌冗長，故名爲德國史略。原文頗不易讀，譯畢後，曾得國立同濟大學德文教授包厄博士 (Dr. Willy Bauer) 之盛意，代爲解釋疑難，謹此誌謝。

此書于去年六月底開始譯于吳淞，未幾蘆溝橋及八一三事件相繼發生，隨同濟大學遷上海，遷金華，復遷贛縣，其間因事，因病，因生活的不安，所譯甚少，全書五分之四，均在贛縣譯出，而在停泊湧金門外裝運同濟校產的第三號民船中所譯者，尤佔大半。自金華至贛縣的途中，本有機會可以翻譯，因書籍不在身邊，無法進行。想到顧炎武旅行時，照例用兩匹馬換着騎，兩匹驢馱着書跟在後

面，馬上讀書，隨時著作，以及西人之利用閑暇時間工作，頗爲慚愧！

一九三八·五·九·魏以新于贛縣。

德國史略目錄

第一章	部落時代	一
第二章	法朗克帝國	一九
第三章	神聖羅馬帝國	二九
第四章	帝國的分裂	五二
第五章	諸侯的威勢	七一
第六章	國民的覺醒	八六
第七章	普魯士德意志帝國	一〇六
第八章	民國的發展	一三〇

第一章 部落時代

假若我們要把德國民族政治發展的過程，從最初有文字證明的事件起，直到現在為止，加以大約的觀察，假若我們想在浩繁的歷代史蹟中，指出一種主要的發展系統，那我們就應該以德國民族的存在（Sein）為出發點，因為它是發展的起源，而且自身就含有重要發展系統的基礎，多少都可以看出來。

甚麼是德國民族的存在呢？它是全體民族性質的，亦即運命的真正來源。這句話裏面，含有一種世界觀。它把一個民族常做不可分的單位，把一個民族在歷史上的出現當做一種單位的基礎的流露。十八世紀末年德國唯心論對於個人所提出的要求，是自己決定運命，自己對神負責，新德國唯心論却把這拿來要求全體國民，以國民全體為較高尚的生存形式，把全體放在個人之前，超乎個人之上。自由主義趨于極端，變成了唯物論中的自我崇拜（Ich-Kult），于是自然而然地否認永久價值，分離較高尚的目的，新唯心論以為只有照上述辦法才可克服這種弊端，同時，它又為

個人從失望的孤獨中，打開了一條到廣遠世界去的出路，擴充個人狹隘的單獨生活，使之參加巨大聯繫，更要求一種高深得多的道德，即自我信仰（Ich-Glaube）在非精神的最高形式中從來不能練習的道德。

如果我們把方才講的世界觀應用到歷史上，並不是要曲解歷史，實際完全相反。我們要探求它真實的內在的脈搏，因為用這種方法，它可以從各種連續的現象，變做一串必然的事實。詩人說的『沒有偶然』①要以新的姿態來做這種歷史觀的口號。史勢鳥瞰不是縷述重要事件，却是把全民的發展當作由萌芽長成的有機體。

從普通的討論轉入本題，我們提出這個問題，德國民族存在的形式如何？正如任何民族的存在一樣，是向兩方面表示的，一種向內，一種向外，前者與精神適合，後者與身體適合。內的方面係由民族的性格，天資和特殊精神狀態而成。外的方面，係由民族所住的地方，故鄉的特徵，以及必然的歷史經歷所自出的地理形勢。這兩方面都是決定歷史發展的元素，極關重要，是很明白的。關於內部方面的意義，不用多講，因為各民族的性質分別早已被人認出，被人承認了。以前不久的種族研

究，在這方面有了新的，遠過於從前只就語言和目擊得來的確實證據。但地方的重要性，也被人十分重視，因為地理政治學在這方面有過非常闡明的作用。至於血統相同或至少極相似的各民族，如德國人和英國人，在歷史上可作完全不同的發展——因為一個住在大陸內地，一個住在島上，——是容易明白的事。無論如何，假若我們把德國民族的存在，當做德國運命的來源，我們相信是站在比較堅固的基礎上，現在我們要把德國人和德國地方加以概括的敘述。

德國人——係印度日耳曼民族的一支，大半為北方種族，雜有發利族②俄斯特族③和提那利族④的成分——在所謂先史時代，是過着純粹培養的，安靜的生活，未受外界的影響與震撼，照它的本質看來，是極明顯的事。當他們住在北海和波羅的海沿岸，直到現在北德的哈次山脈⑤，以後為伊里亞人與克爾特人⑥所排擠，移居到萊茵河⑦與多瑙河⑧流域的那幾千年，沒有文獻的記載，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事件甚少。但是我們從地中不斷發現墳墓，建築物的殘跡，遺傳下來的藝術品和應用品，知道了許多日常事故，習慣和風俗。我們就令極力克制追加的想像力，還是有銳利清楚的形體展開在我們面前。上述各地的居民，並不像人們時常說的是一種游牧民族，却是有

確定居住的一種農民，懂得畜牧耕種，在青銅時代，自公元前一千八百年來，即開始用犁和舟車的時候，他們已經有令人驚異的種類繁多的工具和器皿。樸質的方形屋是他們生活的中心點，田地是他們生活的內容。一種固定清楚的規則，規定人與人之間的秩序。那種唯一能執干戈的自由民，是一家的父親和首領，也是家門當中的一員，他同他們在村中聯合起來，組成會社，共同占領土地，耕種土地。在這個村莊十人組（Zehentschaft）之上的是較大的集團百人組（Hundertchaft），再上的是千人組（Tausendschaft）或『高』^①。千人組召集各自由民作規則的集會（Thing），商訂法律，作一切必須的議決。最高的單位是種族，種族的領袖是由全體自由民選出來的三個最高委員：侯爵（Fürst）、教士（Priester）和戰時的公爵（Herzog）。這便是我們所知道的，以我們祖先為周圍世界的，簡單的政治組織，其形式大約適用了好幾百年。從上面所講的話，我們已經可以得到一個要點，即個人甚關重要，他以本宅獨立主人的資格，與其他身分相等的人負共同的責任。在族籍當中沒有階級做任何分別。武裝的男子是標準人物，聯絡他與別人的絕對不是服從，却是天然的血統團結和忠實的道德定律。忠實一層在婚姻方面已經有嚴格的訓練，在親戚

家門中尤視為神聖不可侵犯，以後更推及整個種族，成了共同奮鬥，共經患難的人物當中的感情表示。階級制度可把為全體服務的事，變作沒有情感的義務，故沒有任何階級制度時，忠實佔極重要的位置。但是表彰個人，尊重自由民的固有價值，最足以鼓舞人格的發展。假若所有的人生來就完全平等，可以喚起有特殊成績的能力，即『獨立的能力』。這不只是在使用武器的時候，勇敢，特別靈敏，還有純粹精神方面的能力，新的發現證明日耳曼人是極多方面的發明家。在青銅時代，他們已經製造了許多使生活容易而豐富的東西，如刀，針，陶器，各種各樣的杯子，馬耕田的犁，剃頭刀，羽毛枕，肥皂，都是他們創作品的一部分。在美術方面，他們尤富於創造的本能。各種裝飾品的構造，劍，盾，水壺，號角和釦子上的飾物，都足以表示沉靜調和的愛美性的異常發展。這裏已經不是純粹的遊戲——席勒爾說遊戲是各種美術的開端——，却是一種特別的，長久練習的，體裁鮮明的風尚。此外，日耳曼人又特別愛好音樂。可由吹奏的樂器證明出來，那讚美特出人物的英雄詩歌，早已被練習過，更無疑問。

在這個文化階段上表現的偉大的對於自由的熱望，只受着天然血統和忠實的束縛。我們在

前面曾經講過家門親戚的重要。對於家庭的密切關係，無論就狹義和廣義說，都基於血統的誠律。還有更為重要的，是人與土地的聯接，因為言不獨使人熱愛故鄉，尊敬一切生物之母大地，同時更使那播種收穫的農人，感覺到與指揮他們生存的『天』，『地上各種勢力，有隸屬關係，屢次證明，不可否認。他們覺得降福給他們工作的太陽，是偉大仁慈的神，祝它漸漸升起，慢慢落下。四季的循環，星宿的地位，月亮的圓缺，都不斷在他們日常生活中說話，使他們相信一種比較高尚的自然大法，應該去服從。他們的宗教便是從自然發生的。但是日耳曼人對於天神雖然十分服從，但仍保有方才敘述的特徵；他們對於諸神有一種顯著的直接關係。諸神的智力雖然卓越，但對於在戰爭中有貢獻的，捨生的英雄，仍給他打開到天國去的路。

在不屈不撓的獨立性質中，我們看到我們祖宗的特徵，對於歷史異常重要。它有它十分偉大的肯定的成功，但同時也有不可否認的缺點。因為從獨立性質中，產生了分離本能，反對列入正常的秩序，即所謂獨身生活，不肯承認別人的價值，好批評，自以為百事通，自定界限，缺乏自律的能力。一本古代的羅馬書說：『日耳曼人不服從命令與指揮，絕對自由行動。』這句話是很有價值的觀

察。

但是同一日耳曼人，却具有一種別的根本性質，造成均勢與上述性質對抗。那便是他們極強烈的感情生活。我們已經說過忠實的重要，曾經提到愛好音樂與美術的天才。此外還有一種特別活動的想像力，如用五光十色的質料去作諸神的裝飾。我們的始祖雖然非常孤立自主，但却是心田柔軟，最易感動的人。他們崇拜羅馬人便是一個佐證。我們不用談這遼遠的事。他們深敬婦女，便是同樣性質的表現。那溫柔活潑的感覺的吸收力，結果竟接受了願意犧牲個人生存的理想。使人趨於這種極端的，不是理智的考慮，不是外界的強迫，却是一種信仰的熱情在他心中所尋得的回響。他在犧牲的時候，不顧爲自己所定的界限，沒有任何周密的考慮，他不用對任何陌生人物屈服，一種偉大的非個人的思想拉他前進。在戰爭時，他自己的作戰法便是衝鋒，努力突擊，升騰到響亮的歡呼。

這種金髮藍眼睛的人的行動，使意大利與地中海的支配者見而吃驚，因爲他們執拗而肯獻身，驕傲而好犧牲，好戰而有信仰，定住而遍世界。一種奇異的混合，使南方人不易了解，幾乎有些害

怕，因為他們不能用單簡清楚的邏輯規則去解釋它。雖然如此，羅馬人看到他們，還是驚訝，正如塔西陀所做的一樣，把他們從黑暗的祖先中表彰出來，說以前雖然慘淡，將來却很光明。

如今再講德國地方，我們不要先作地理的描寫，要先看看它的歷史，因為這樣容易明白它的重要。

我們所知道的德國地方的第一件事，是居民息姆伯人和條頓人成羣結隊，離鄉背井，向西移居到高盧地方，爲于利阿斯所阻，幾十年後，緒芬族的酋長阿利俄維斯特略取法國南部地方，與愷撒發生糾紛，被他擊敗。但不久情形完全變了。上述日耳曼民族的兩次突進，十分之八九是因為東方的大推移而發生，結果在他們被拒之後，羅馬人就不斷再四地從西方進攻。愷撒的後繼者如杜魯薩和提庇留等人，自公元十二年起，就打算征服日耳曼人，他們的隊伍散佈到易北河流域，直到法魯斯的軍團在托伊托堡森林爲阿明所殲滅，日耳曼尼庫斯努力收復失地的嘗試爲阿明毅然抵抗（公元後一四至一六年）終於完全潰敗的時候。自是以後，羅馬人只是防着萊茵右岸，多瑙北部屢攻不下的地方，沿兩河建築要塞，在兩河之間，築起邊牆，藉以